震澤紀聞

序震澤紀聞後

古之國史隨事直書善惡無隱惟其所見所聞而信焉則傳之此之謂信以傳信也然而人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是故所見則異辭焉人或聞其所聞而不聞其所不聞是故所聞則異辭焉人或傳其所傳而不傳其所不傳是故所傳則異辭焉故曰見也者有不見也聞也者有不聞也傳也者有不傳也將有稽合異同

考正得失以成一代之信史夫非學有餘文而才兼多識者其能與於此若太傅王文恪公其近之矣公起家編修仕至大學士專領史職者四十餘年率善道而能守官嘗預修

憲孝二廟實錄書法精覈時稱良史此編蓋公其監修之暇述所見聞以備筆削益自洪永迄于弘德凡忠賢之遺行奸佞之隱情靡不畢載而

列聖聖政之大者亦多附見其文直其事核而是非不繆於古人其於正史不爲無補昔宋徐勣氏重修熈寧正史上言宜取時宰所錄以參較得失乃就韓范諸家取之文恪公今之韓范也後將有參較國史而欲稽舊聞者舍是編其奚適矣公自弱冠以才行顯名當世立朝清直有大臣節事見陽明王公所爲傳中

孝廟時二張乘寵預事慕公盛名希附戚屬且

欲引置要地公絕不與通張溪衙之至欲中以
奇禍賴
孝皇仁聖乃免公之大節此其彰彰最著者而
世之知其深者或鮮矣予因讀公紀聞而有感
焉因附著其事以終後編之義且俾後之修史
者於稽其類云
嘉靖三十年二月初吉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
副使前進士新建魏良貴撰

震澤紀聞目錄

卷上

戴元禮　王賓

盛啓東　王府尹

皇甫仲和　王振

陳繼　薛瑄

張益　馬[illegible]

倪謙　呂原　胡濙

王翺　劉鉉

楊瑄　李秉

卷下

震澤紀聞卷上

吳郡王　鏊濟之輯

宋濂

宋學士濂以文學受知

高皇帝㝡承寵眷後以老致仕遇萬壽節則至

京賀　上與之宴恩數尤洽一日與登文樓樓

峻涉級躓焉　上曰先生老矣明年可無復來

濂[illegible][illegible]謝明年萬壽節前數日　上曰宋先生

其未嘗忘前語也久之不至曰其阻風乎使
使視之江不至曰其有疾乎使使視之家濂方
與鄉人會飲賦詩　上聞大怒命卽其家斬之
已而入宮上食　孝慈命左右具蔬膳於側
上問何爲曰聞宋先生今日賜死故爲蔬食以
資冥福　上遽起命駕前雙馬馳赦之曰不及
罪死會前使阻風錢塘江得少延後使至則已
反接至市矣急宣詔得免久之孫愼獲罪復赦

濂至京將殺之　后復力救曰田舍翁延師尚全終始濂教太子諸王可無師傅之恩且濂居家必不知情乃免謫茂州行次夔府卒

或云濂之謫也憇某寺有老衲濂與之語曰吾聞肉與善惡必以類報吾平生所爲自以無愧何至是乎僧良久曰先生於勝國嘗受官耶曰編修僧默然濂是夜自經死此說未識然否湧識之

詹徽

徽湖廣人父同任僞漢守南昌因家焉

高皇時爲左都御史性慘忍賊深嘗奉命與

懿文太子同錄囚　太子屢欲有所縱舍徽爭之不從間以言于　上　上曰彼所執是也

太子因言治天下當以仁厚　上怒作色曰俟汝有天下爲之　太子惶遽自投金水河中左右救之得免　上聞令驗諸救者凡解衣而後

入水者皆死　太子從是得疾語　皇孫曰我之死徽爲之也無忘我讎他日徽坐藍黨事將收之　皇孫與錄因問徽死因當加何刑對曰斷其手足乃叱徽曰汝罪當死速即此刑遂伏誅

徽洪武礽袁柳莊相之曰公五岳敦厚眉目插鬢口如四字面肉橫生凜然威赫且天庭司空紅黃氣二道衝入髮際四十九日當有

二矣除不脫風憲官二品果拜都御史後二

自制陞都察院秩正品十年之內兼掌吏部

後忽目光射人坐黨誅

王朴

王權者陝右人更名朴

高皇時爲御史性顫數與　上爭是非　上怒

命斬之反接至市有旨釋之還見　上　上曰

汝其改乎朴曰陛下以臣爲御史寧可戮辱至

此且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　上復命反接至市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月日　皇帝殺無罪御史王朴朴臨死作詩要云行刑者復命　上惻然問朴死何言以詩聞　上曰彼有片言亦當以聞况詩邪行刑者數人俱坐死蓋　上惜其才欲折其氣實無意殺之也

王行

行字止仲吳人少有異質家貧無書游學閶門大姓徐生藥肆藏家多書乃傭于其家主藥肆每出藥聚書其上殆徧主人問誰書者曰藥肆中博士元時俗所稱召問曰若欲讀書乎以數袠授之數日問之響應無窮者主人歎曰吾家有書無人讀若能讀而無書乎乃留之恣其披覽三年不下樓主人命家厚給之一日辭去曰書讀已徧矣自是以文學鳴于吳洪武末行且老矣欲

之金陵所親或以時情叵測止之行曰虎穴中可以遊戲遂往王于武臣藍玉家爲其教授久之玉見　上上怪其識進曰豈遇異人乎玉謝言臣家塾師朝夕共談耳因召見之語不合後玉以謀反誅事連行坐戮

出帝建文

太宗師渡江薄都城建文君闔宮自燔死然或傳實自火逃出或傳蜀府兵來赴難竊載以去

莫察其實故遣胡濙巡行天下以訪張僊爲名實爲建文也終莫知所之正統間有御史出巡忽一僧當道立從者呵遯不退問之詡獻詩云云乃建文也御史奏之朝詔廷臣會問亦不審虛實後卒于禁中詩曰流落江南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姚廣孝

廣孝吳之相城人也其先世業醫廣孝幼名天禧嘗白其父曰兒不樂爲醫願讀書出仕不則從佛爲方外之游元至正間爲僧于里之妙智菴名道衍嘗從高啓諸人游徧遊湖海工詩善書博綜內外典兼通術數洪武四年詔取高僧以病免八年詔通儒學僧出仕禮部試中賜僧服還山十五年 孝慈皇后崩諸王各奏乞召

僧歸國修齋於是左善世宗泐舉道衍等三人太祖親選衍住持北平之慶壽寺事 太宗於燕邸者二十餘年深見親信與密謀以靖難功拜太子少師御筆更今名終不肯蓄髮嘗賜二宮人不能辭逾月猶處子也乃召還之不復強蓄一大鷄每鷄一號卽起朗然誦經嘗以賑飢還吳有王賓者高士也廣孝與有舊詣之閉門不納三往乃得見無他言第云和尚錯了也

廣孝嘗過閶門見酒家懸幟字甚工問誰書者乃一少年召與相見曰汝相當貴能為吾子乎家有何人對曰惟老母與妹少師見憐願以身事乃辭其母復來廣孝迎謂之曰惜也年不甚永官可五品耳歸以見于 上曰此行得一子 上為賜名曰繼使侍 太子讀書於文華殿後廣孝復以使事出還於道得疾抵城門不入命其下為幄曰 上將來視已而 駕果至撫

勞備至賜金唾盂且問有何言廣孝以手加額曰出家人復何所道但洽南洲好僧在獄久願赦之立詔出洽洽者亦吳之名僧也嘗爲左善世忤旨下獄是日出拜牀下髮已覆額矣數日駕再至問疾尋卒追封榮國公謚恭靖復配享

太宗廟庭初廣孝之卒也繼計於　上　上曰汝父死有何言曰願陛下厚恤臣家　上大怒曰汝父平生與吾語何嘗及家事乃逐繼使

使至相城召其弟姪入京賜第以居金帛充溢然兩人皆農夫愚騃特甚　上嘗憶廣孝言爲僧者宜與家絕且邇者於其第中往往得廣孝遺筆亦云乃復還兩人于家繼於　仁宗時召爲尚寶少卿卒年四十二

恩張

隆平侯張信初爲北平都指揮使時建文疑忌諸王而忌燕尤甚密敕信使圖之信受命且以

爲憂而不敢言其母疑而問之信詭對曰見統兵百萬安能無憂母曰吾觀汝之憂非此之謂也其以語我信乃屏左右言曰今有密旨云云母驚曰不可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獨不聞爾父之言乎蓋其父嘗言王氣在燕分也信聞之益憂不知所出未幾復有敕趣之信艴然起曰何太甚乎乃啓見王三往不可於是乘婦人輿徑詣王府王見其挺身

來造知無他也乃入之信拜於牀下王僞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然有事當以告臣王曰我誠有疾何詐也信曰殿下猶不以誠語臣今朝廷敕信擒王王果無意乎當就執如有意乎當以告臣王見其誠不覺下拜曰吾一家之命在子矣呼爲恩張乃召姚廣孝等共謀語次簷瓦墜地碎王惡之色殊不懌廣孝曰祥也王罵曰子又妄言何祥爲廣孝曰天欲易黃瓦耳是

曰謀乃定

景清

清陝西真寧人洪武乙丑進士第二人累官副都御史　文皇渡江駐金川門百官出迎皆拜伏清獨植立駡不已　上責之曰勿謂吾爲天子卽爲親王若敢爾其罪云何清應曰若今日尚得爲親王耶乃命左右抉其齒且抉且駡噴之近前若有所啓則含血直沁　上衣遂醢之

夷其九族久之　上晝寢夢清入繞殿追之曰
清猶能爲厲耶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至數百千
人謂之瓜蔓抄其村令爲墟焉

鐵布政女詩

鐵鉉色目人也建文時爲山東布政使　文皇
師至城下攻之百方鉉隨機設變終不能克以
礟石擊其城將破鉉書　太祖高皇帝牌懸城
上師不敢擊久之不下姚廣孝獻計曰師老矣

不如舍之而去　文皇從之旣卽位以計擒至終不屈被殺其家屬發教坊爲娼鉉有二女皆誓不受辱　仁宗卽位赦出之皆嫁朝士二女爲詩自述長女詩曰敎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綰臨粧鏡雨淚空流溼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舊業荒此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筯辭官舍步

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平保兒

平保兒不知何許人建文中從軍與王師戰于小河保兒搶幾及　上馬忽蹶乃免　文皇旣正位問小河之戰窘我者誰或曰保兒也召至問曰彼時汝得朕將何爲保兒曰殺之耳　上命引出斬之旣而曰忠臣也赦之以爲北平都

司他日　上至北平見保兒曰汝猶在乎保兒懼乃縊

王彰

彰河南鄭州人為右都御史　永樂中有告周王將為不軌者　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彰彰曰事未有跡討之無名　上曰非汝所知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為矣彰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而定臣請任之用幾何人曰得御史

三四人隨行足矣然必賜勅以臣巡撫其地遂命學士草敕卽日遂行兼程而至黎明直造王府王驚愕不知所爲延之別室問所以來曰有告王謀反者臣是以來王驚跪彰曰朝廷已命丘太師將兵十萬且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相語令將若何王舉家聚哭彰曰哭亦何益盍求所以釋　上疑者王曰愚不知所出惟公教之彰曰能以三護衛爲獻無事矣王曰謹如命

乃馳驛以聞　上喜彰隨出令曰護衛軍三日不徙者斬不日而散遂以無事又令其下爲微行以詗事官吏有貪酷者坐死人情震讋閭歸省其母母爲具以本州知州爲託彰曰公法不可私也俄有丐者至母以餕與之明日至府御史以餕獻彰即丐者也彰嘉之曰吾事亦相詗爲法官當如此矣其母自彰去遂臥不言亦不復食彰馳往跪問母終不荅彰曰得非以知州

之故乎當聞於 上爲母赦之其母始言始食

知州者得免

李幹

幹字貞臣雎州人嘗仕勝國後事 太祖爲吏

部郎中謫戍寧夏 太宗時有丁某者官翰林

上時時召對因問曰若少從誰學丁以幹對

且言其學行 上即遣使驛召至京丁不知也

一日 上問丁欲見汝師乎丁叩頭謝即出與

相見授翰林待詔時幹老矣乞致仕許之曰臣無家矣吳中有故人盛景華願往依之至吳景華館之家使其子弟從之學一日感疾謂景華曰吾且與子永訣何以處我曰先生卽有不諱當殯之先人墓側幹厲聲曰朋友死於我殯將復歸之也予無歸矣尚何殯爲景華謝曰某言過矣當葬於先人墓側幹曰善抗手稱謝而逝今其冢猶在盛氏先墓盛子孫歲時祭之

戴元禮

元禮浙之金華人爲醫得丹谿之傳洪武中官太醫院尚書嚴震直病　上語元禮曰好治之不愈且抵罪應手而愈後　上疾大漸強起坐便殿召諸醫侍數以用藥無狀賜敚謂元禮有仁義特生之令致仕　太宗在潛邸得瘕疾韓公懋治之輒愈俄復發如是數四公懋曰臣技竭矣元禮當能治之乃召之至問所用藥公懋

以告曰皆是也又問　上所嗜曰生芹曰吾得之矣乃處劑以進是夜　上暴下明視之皆細蝗也葢食生芹所致耳有妃嗜燒酒患腹痛治之愈曰十年復發不可爲矣十年果卒

王賓

初戴元禮嘗避事吳中爲商賈爲人治病但䟽方而不處劑往往有奇驗王賓慕其名往謁之一見傾倒飲酒賦詩間謂元禮曰若賓年亦可

學醫乎元禮曰君家固世醫爲之直差易耳然則當從何始元禮亦不肯輕授漫曰能讀素問難經傷寒論諸書則可遂別去期年再至賓復語及醫元禮曰素難諸書已讀乎曰公第舉問元禮摘問賓隨口誦如流雖箋註異同亦能具述元禮歎曰奪吾名者此人也終不授以方賓歸處剎漫不知要固叩之元禮曰吾固不求貨獨不能以師禮事我耶賓曰吾春秋已高尚不

能詘節從仕又肯爲人弟子乎一日詣元禮値其他出有醫案八冊在几上賓攜以去元禮歸驚歎自失賓自是得其傳賓不娶無子與其弟不相能弟嘗戍北邊歸頗詫其富曰得吾醫耳其弟遂撤其藥獨署外科曰吾自得之異僧非汝術也賓將死以其書授盛啓東韓叔暘

盛啓東

啓東初從王賓學賓喜之其叔父謂曰汝見汝

師用藥亦少留意乎於是密窺之遂善醫嘗治熱病用附子賓驚曰汝遽及此乎此反治之法但少耳加之而愈及卒竟授以書爲本縣醫官攝縣以事逮至南京所親吳江梅某者乞與偕行駕幸北京又逮至北謫雲南爲吏梅曰若至雲南死矣乃陽爲盜其家廟中彝鼎告之官以爲犯禁中途追還聽起壽陵詔免罰輸作方上啓東長鬚偉貌某侯督役者見而異之曰有貌

如此爲小官乎乃以自隨主書算初啓東在吳
有內使督花鳥于東南主其家甚習嘗病藥之
而差至是遇諸途驚曰盛先生固無恙乎某太
監患臚鼓無能治者亟與俱詣安樂堂見之藥
數投而愈　太宗狩西苑太監病新起往觀焉
太宗見之曰吾以汝爲死矣曰得良醫而生
問爲誰曰盛啓東　上曰明與俱來乃以平巾
入見遂留御藥房尋授御醫啓東慷慨敢直言

嘗值雪齋與韓叔賜俱侍便殿語及白溝河之戰 上曰彼時爲長蛇之陣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予乃從中衝之遂大勝啓東曰是天命耳 上不懌起視雪啓東曰宜瑞不宜多既退叔賜曰 上前安得如此汝併吾斬首也啓東曰勿憂賞今至矣須臾賜御膳一筵嘗弈于御藥房 上猝至不及屏問曰誰與棊者對曰臣與韓叔賜遂命弈于前 上親觀之連勝

者三因命賦詩啓東詩有曰不才未解神仙著有幸親承　聖主觀叔賜詩不成數日賜象牙棋盤幷詞一闋棋令留院中　東宮妃張氏病經閉不行衆醫以爲胎也而久不產　上謂啓東往視之旣診出言病狀一一如目覩妃遣聞之曰有醫如此不早令視我何也出而疏方皆破血之劑　東宮怒曰旦夕思誕皇孫乃爲此劑何也不用數日病益急復召診之曰更緩三

日不可爲矣必用臣當如前藥乃鑰之禁中家人惶怖曰欬矣或曰家且籍沒矣旣三日紅梃前阿賞賜甚盛巷妃服藥下血數斗而疾平也旣而　上加賜焉曰非爲酬醫爲壓驚也時啓東與袁忠徹俱不爲　東宮所喜至是自以爲可釋矣一日　上謂曰若見吾東宮少避之乃知憾猶未平也憂之謀于忠徹忠徹密曰無傷也彼相安能久及榆木川之變啓東歸取洞賓

瓢未至聞訃乃求官南京太醫院以避禍也
宣宗卽位問左右曰有髯而善醫者爲誰今安
在曰在南京卽詔南京守備太監陳巫與偕宿
食以來甚寵待之後以官卒啓東嘗居憂于吳
周文襄巡撫江南倉有儲穀數千使糴之可得
千金啓東不受復書曰老當戒得貧當安分呼
蹴之食不敢受也且爲詩曰魚龍江海蔓鼠雀
稻粱謀文襄得之大慙乃止

王府尹

王府尹忘其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嘗夢人授之書曰讀吾書可衣緋不讀吾書止衣綠覺而異之他日於路得一書視之青烏家言也潛玩讀久之乃以善地里聞爲鈞州佐時漢王有異志購求之不往曰欲得予非詔旨不可王以名聞會 太宗方有事壽陵曰吾方求其人不得遂召以往令長陵乃其所定也前有小阜勸 上

去之曰恐有妨于皇嗣　上問無後乎曰非也但自偏出耳　上曰偏出亦可遂不復去後果世皆驗其人官至順天尹

皇甫仲和

仲和河南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　文皇北征袁忠徹以相仲和以占從師至漠北不見虜

上意疑欲還師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間虜至矣問自何方曰自東南勝負如何曰王師

始却終必勝召忠徹問之對如仲和言　上怒曰汝二人朋比欺我乎卽械之曰今日虜不至皆殺乃命苟太監者往哨之日中不至復召二人占對如初頃之太監奔告曰虜大至矣時初得安南神槍虜一人直前又二人繼之皆中槍而斃虜按兵不動頃之虜衆齊進　上登高望之謂總兵譚廣曰東南不少却乎廣率精兵彝脾所其馬足虜稍退已而疾風揚沙兩不相見

虜引去　上欲乘夜旋師二人曰不可明日彼必來輸款從容整駕而去明日其酋果詣軍門問不知乘輿在是賜以幣帛乃還正統十四年仲和老矣學士曹鼐與鄰時車駕將親征北虜鼐亟歸召仲和語之曰胡王兩尚書率百官諫其可止乎仲和曰無益也紫微垣諸星皆動矣曰事將若何仲和曰以老夫計之當先治內而後行曰巳有旨郕王監國仲和曰不如立儲君

曰　皇嗣幼且未易立也仲和曰恐終不免立
耳後皆如其言土木師敗胡騎逼都城城中皆
哭仲和登高望之謂家人曰雲頭不向南乎曰
然曰大將氣至寇今退矣明日楊洪自宣府石
亭自大同將兵入援虜遂遁仲和一日出朝有
衛士從之求相仲和辭固請之曰若不能正爾
何相爲衛士怒以爲妄言曰汝不有妻妾乎曰
然曰兩人在家正相鬬不解衛士歸視之果然

或問仲和何以知之終不言所以固問之乃云彼問時屋上兩鵲正鬭也其術如此

王振

世言王振之横也公卿皆拜于其門　天子亦以先生呼之三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貴寵不預是日　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復命　上戚然乃命東華特開中門振至問何故曰

詔命公由中出振乃曰豈可乎至門外百官皆

候振拜振始悅

陳繼

宣宗一日於禁中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訝之

問諸閣下問三楊諸公皆不能對　上顧翰林

諸臣曰有能知者否繼時官在下對曰龍有翼

曰應龍　上問何出曰見廣雅命取廣雅視之

信　上甚悅

薛瑄

瑄有理學以僉事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之專政也問三楊曰吾鄉亦有可以為卿佐者乎三楊以瑄對乃召為大理少卿瑄初至宿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戒其僕曰語若主明日朝罷即詣王太監謝若主之及此太監力也明日朝退復使人語之終不往振至閣下問胡不見薛少卿三楊為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

與瑄善召賢至閣下使往告之賢往道三楊意
瑄字謂賢曰原德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
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
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植立振知其
瑄也先揖之曰多罪多罪自是銜之會百戶楊
安者病歿妾有妹色振從子山欲娶之妻持不
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下御史問已誣服大
理駁還之如是者三都御史王文大怒又承振

風旨劾先受賄故庇死獄詔會官廷鞫瑄呼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引嫌辭避文怒奏强囚不服問理當死詔縛至西市門人皆奔送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素謹愿不與事是日泣于爨室振問何爲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問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備言其賢振意解傳詔赦之謫戍邊

張益

土木之難益以學士從死焉後四十餘年其子某以御史印馬於北畿道經土木設祭悲泣是夜夢其父衣冠如生來曰以紅沙馬與我旣覺未甚異也忽從者來報云後隊一紅沙馬斃矣始異之及歸詢之父老益知從駕騎紅沙馬云

馬琉

琉浙江處州人叔父讓以少監鎭福建進燈有寵時修寰宇通志琉求入書辦內臣舒良王誠

因陷內閣大臣得各舉一人於是王文舉驛丞某陳循舉其鄉人周某蕭鎡舉監生溫良高穀舉其壻王清商輅舉其姻蔣銘良誠因舉璡及文等敗所舉皆不用璡獨擢爲典籍天順二年乞陞錦衣副千戶理鎮撫司刑成化二年進指揮僉事巡江擒江賊劉顯文等六十餘人誅之璡內倚中貴外任樞要富侈驕淫荒于聲色一旦暴死

倪謙呂原

景泰中選內侍秀慧者四五人讀書於文華殿之側室倪謙呂原寔教之 上時自臨視命二人講書倪講國風呂講堯典稱旨問二人何官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右中允兼侍讀又問幾品曰皆正六 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取官制視之乃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他日 上再至二人已遷坐於旁 上訝之對以君

父所坐臣子不敢當　上曰有是乎其後至館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時淮甸大饑上於欞橋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王竑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且饑死吾百姓也

胡濙

濙爲禮部尚書時王文威權赫奕忤之者必死吏科給事中林聰獨上章劾之文怒日求其罪

不得也會聽鄉人有事吏部聽以囑文選郎中郎中出其手書文欲因是陷之會官廷議比擬大臣專擅選官罪劾廷臣皆畏文無敢違者公徐謂文曰給事七品官而擬以大臣囑微事而擬以選法二者於律合乎且人臣以私憾欲殺諫官無乃不可乎拂衣而出曰此疏吾不與公等自爲之遂稱病不朝數日　景帝問胡尚書安在左右以疾對使太監興安問之濙曰老臣

無疾前日會議驚悸不寧耳安問何事曰諫官有微罪而大臣欲殺之此臣所以懼也安以白

上既而法司以比擬奏上詔曰比擬殺人可乎聰得不欬鄉人有不悅公者造帷薄之謗書達於公公若不聞也他日其人至京謁公公接之如平生歡留之書室偶繙文卷則其書在焉驚愧而出公亦若不知也

王鏊

翔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遼東還朝贈遺一無所受有中貴人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餽之公固辭其人曰我餽公不受鄙我也吾有以而已公不得已納之以綴衣領閤臥起自隨雖其內子不知也久之中貴人以其從子貧不敢見公使人召之至曰何不買宅以貧無資對曰第買之猶不從乃出其珠授之直可千金云詔爲營第於鹽山有司承媚多作屋若干楹公悉

令撤去曰非詔旨也毎退朝子然獨行不與人言時馬昻爲兵部尚書崔恭爲吏部侍郎公直以名呼之其高亢如此

劉鉉

景皇帝即位楊翥以前郕府長史自吳中來朝王鉉家時翥以舊學數入見內殿其還也手疏言鉉及呂原可大用　上以授大璫宋某曰娭有缺言之他日宋病召醫盛叔大治之問其家

安在對曰長洲人因問識劉先生乎盛以爲劉
溥也曰令爲吏目曰非也翰林學士耳盛曰劉
學士古板人也宋曰　上亦知之且用之矣盛
退以告鉉因要與俱詣宋鉉謝不往旣而曰
上奚從知我必翁之言也可謂不知我者時易
儲之議漸萌禮部兩侍郎俱缺宋乃出前疏以
白　上上令送內閣曰可用學士爲之大學士
陳循等以鉉名進江淵不悅鉉追語內侍曰鉉

素不能幹事不可用乃用編修薩琦鉉聞淵言曰是最知我者久之遷國子祭酒及將易儲諸司皆勸進司業言於鉉曰諸司皆勸進國子監容獨已乎鉉曰國子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

英宗復辟閱諸疏見勸進疏無國子監名心嘉之問徐有貞曰祭酒何人有貞以鉉對 上曰吾欲一識之乃召對文華殿曰卿可遂傳東宮乃擢少詹事後以完名終賜謚文恭弘治間

錄其孫棨今爲太常卿人曰此不能幹事之效
也

楊暄

英宗蒙塵袁彬實侍左右同臥起　上復位授
錦衣指揮有寵已而門達得幸忌彬譖于　上
出之南京所部官校皆遮至郊共歎其寃而無
敢言者時楊暄尚少獨奮曰我能還之顧吾母
老莫爲養耳衆曰若能之我輩爲養汝毋翼日

暄上疏具言達不法事蓋平日達密託暄爲之者也　上以示達達出召暄曰我平日待汝不薄汝何爲至此暄知達素忌李賢欲因是傾之卽詭對曰此李閣老使暄爲之耳達喜以其言白　上上命會官廷辨至廷暄久不言達趣使亟言之暄仰言曰賢與我何自相識乃汝使我誣之耳歷歷舉疏中事皆有本末衆驚愕達氣大沮竟以是得罪彬尋召還

李秉

秉巡撫宣府時張鵬以御史巡按有武臣私役士卒公將劾治之故事都御史不理獄訟公以屬鵬鵬不可曰鵬非公屬吏也可代問事乎公乃自爲奏劾之其後鵬與楊瑄俱以言事得罪謫戍嶺外詔旨甚嚴曰凶則殺之錦衣林千戶者監行二人同手梏朝夕瀕死時公巡撫南畿瑄答鵬曰若是時少貶李公今日能不顧我乎

忽傳呵者至乃公也見二人被梏哭不能起命左右釋之二人不肯曰吾等死則已其敢累公此林錦洨親封又有邏卒在後事且不測公曰何害如朝廷有譴吾自當之即前訪林千戶祈請之林不許力請乃從二人得釋公自解其帶以貽之於是所過州縣以公故皆厚給飲食二人乃得生全至戍所

王竑

王竑李秉俱號一時名臣及二人致仕居鄉竑高自標岸不妄與人交秉出入閭巷每與人對奕終日無忤竑告人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市井小人親狎何自輕之甚秉聞之曰所謂大臣者詎能嘗爲之在朝在鄉固各有體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

陳文

文江西人以編修選侍經筵展書與商輅爲偶

景泰中大學士高穀薦錢溥可入閣陳文可侍郎王直在吏部皆格不行奏以文爲雲南布政使文時爲侍講矣　英宗復辟見商輅曰曩經筵與卿爲偶長而偉者爲誰其人安在輅對曰文也今爲雲南布政即召還之爲詹事會學士呂原卒　上問李賢誰可代者賢曰柯潛可賢出值吏部尚書王翺問内閣之缺誰當補之曰已於　上前舉潛矣翺曰潛固佳然陳文年資

已深用潛置文於何地賢曰雖然業已舉之矣翺曰復見　上言之何害明日賢見如翺旨上初不聽賢固陳乃許及文入閣與賢日爭事曰吾非若所薦也

錢溥

溥之居與陳文鄰也溥嘗教內豎後多顯者每來謁必招文共飲及　英廟不豫中外危疑王倫者溥所教也伴讀　東宮一日來謁文意必

召巳竟不召乃使人微詗之時倫侍從甚多詗者雜其中倫以爲溥使溥又以爲倫使兩不疑也坐中因問　上不豫　東宮未納妃如之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之倫喜而去巳而內閣撰遺詔大學士李賢方具草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巳有草之者賢問何爲文因言溥倫定計將黜賢以溥代之黜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故四人俱及於貶

李賢

國朝自三楊後相業無如賢者其得君最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以賄聞亦頗恣橫岳正自內閣貶後召還賢且以爲南京祭酒正意弗欲也或諷之去正曰吾嘗備位館閣謂當還余故處何意見逐邪都給事中張寧有時名因言失賢意吏部擬三人卿佐乃皆出之補遠郡守二人自是不振蘖盛巡撫廣東朝士有與不相

中者譏之賢謂盛嘗疵短其所爲詩文因以韓雍代之其敕曰無若龔盛之殺降也羅倫疏論賢奪情起復賢怒甚欲重貶之王翺引文彥博故事勸其上疏留之賢謝曰吾不能矯情若此倫竟被黜爲市舶提舉

吳惠

惠字孟仁吾鄉東洞庭山人年二十督運至京途中日哦古詩或言于縣令令興之召爲弟子

員中宣德丁未進士洞庭有進士自惠始授行人喜言事使占城還至七州洋大風舟幾覆正使舒給事者泣不知所為惠神色不變為文以祭海神風旋止還陞桂林守義寧峒蠻楊氏結苗人為亂藩臬議出兵勦之惠曰義寧吾屬吾往撫之不從用兵未晚乃肩輿從十餘人入其峒其山石攢峭如劍戟不能置足猺人騰躍如飛聞太守至奔告于酋出迓惠諭之曰吾若曹

父母也宜聽吾語因爲陳逆順禍福楊泣下留數日歷觀屯堡形勢以數千人衛出境公曰善爲之保無後患數人投刃拜而去歸報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峒主爲帥藩臬咸尤惠惠曰吾當任其咎乃遣使至義寧曉以故羣徭從山巔望見惠使即遙拜具言不敢反狀且求雪武岡之誣臬司大慚武岡盜計遂沮迄惠在郡無敢騷竊者囹圄空虛獄吏無事陞廣

東黎政卒

惠別有日記略云正統六年七月奉使占城立嗣王十二月某日發東莞次日過烏猪洋又次日過七洲洋瞭見銅鼓山次日至獨猪洋見大周山次日至交趾洋有巨洲橫截海中怪石廉利風橫舟觸之即糜碎舟人不勝恐須臾風急過之次日至占城外羅洋校杯墅口廿九日王遣頭目迎詔寶船象駕笳鼓

塡咽旌麾[illegible]靄氍衣椎髻前後奔馳王乘象
迓於國門戴金華冠纓瓔珞環帳列戈戟以
群象為衛旣宣詔王稽首受命上元夜王設
宴爇沉香然火樹盛陳樂舞五月六日回洋
十五日瞭見廣海諸山遂收南門港以還廣
東其國臘月猶暑民多裸袒士著苧衣南阡
稻熟北秧猶青其樹多檳榔紅蕉椰子之屬
其人極弱國中守埤者皆持竹槍夜鼓八更

爲節

盛杲

杲啓東之族孫跡放有雋才爲御史出巡至通州會都御史王翺召入與同宿察院杲不爲之下翺使人出外杲遽鑰其門不得入翺嗛之景帝時以災異求言輩類御史以奏稿示之杲曰老生常談耳我當爲之時　上頗事遊燕杲族父叔大以御醫出入禁中知其事家譙言每

及之彔卽以入疏如造龍船撒銀豆者數事疏入久不報一日有旨召都御史蕭鎡至左順門太監舒良王誠皆盛怒曰 上欲取汝首鎡曰某何罪而至此良曰汝教御史妄言鎡曰御史以言爲職不關白其長令鎡有過御史猶將劾之鎡能禁之邪取首之言果出于 上乎不然是太監僞傳詔旨也且禁門何地太監乃背闕而坐吾且以聞二人愕然乃好謝之鎡出召彔

問禁中事密汝何自知之曰聞之叔大叔大懼
欲死而杲自如曰必不至死重則戍邊耳其疏
竟留中久之降旨云御史多浮薄不諳憲體令
吏部會都察院考覈杲等八人俱外謫杲得廣
西古田典史則猶以翱故也天順初量移四川
羅山令都御史曹泰甚禮重之時四川盜起泰
因入朝求去位杲上疏言致盜由泰乃欲委之
而去可乎泰至吏部時翱爲尚書問蜀中官吏

之賢者泰首舉昺𨽻笑曰彼言公短而公乃稱
其長可謂無私矣後陞敘州知府卒

震澤紀聞卷上終